

無所不談的割記(三)

●邵鏡人著。王成聖校訂

劉墉號稱濃墨宰相

我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象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係象形。歷經演進，變化彌繁。史籀作大篆，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王次仲作八分，史游作章草，劉德昇創行書。降及魏晉，篤生鍾王，光前啓後，推爲聖手。唐宋繼統，歐虞顏柳，蘇黃米蔡，各樹一幟，蔚爲大觀。故學者欲求其書，必須精研碑帖，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庶幾盡得於目，盡存於心，盡應於手，變化縱橫，而後有成，斷非枯守一二家碑帖所能盡其功。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蔡邕誦習筆勢三年，始通其理，鍾繇、羲之諸賢，天才卓越，亦復殫精竭銳，歷數十年之心力，方能炫耀千載，與日月以爭光。惟是，降及明清，趨勢式微，雖有作者，猶未能邁前賢而後世。余生也晚，既不學，又不能書，獨好讀前人之作，又輒以些許之餘錢，搜購明清以後之斷紙殘帖，聊自玩賞。茲就清代書家中，擬選十人，名之曰：「十大書家」，並就其事跡，簡而介之，自愧一人之私見，殊不足爲定論。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清乾隆東閣大學士統勳子。十六年成進士，由編修侍講，先後督安徽江蘇學政。天子嘉其知政體，授山西太原知府，再遷陝西按察使。丁父憂，服闋，授內閣學士，直南書房，累功授工部尚書，旋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嘉慶二年，授體仁閣大學士，四年，加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有五，贈太子太保，諡文清，祀賢良祠。石庵工書，有名於時。涇縣包世臣稱之曰：「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稱譽之隆，溢於言表，惟後人亦有譏其爲「黑豬」者。雖然，「濃墨宰相」之書名，固已名滿天下，政治文章，反爲書名所掩，得非一代之巨擘耶！

錢南園與尹秉綬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時和珅用事，四海恨而不敢言，南園獨疏摘其奸，不畏強權。四十六年，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會，甘肅「冒賑折捐案」發，

主其事者爲布政使王亶望，時遷任浙江巡撫，坐誅。總督勒爾謹，及府縣官吏因而死者數十人，陝西巡撫畢沅，嘗兩署陝甘總督，雖負清望，惟於此案，獨置未問。南園上疏劾沅，略謂：「冒賑折捐，固由亶望執法，但亶望爲布政使，時沅兩署總督，近在同域，豈無所聞？使沅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也。」南園忠君敢言之行，往往如此。天子重其持正不阿，故凡遇勞苦之事，多委之。南園爲官廉，貧甚，然獨負清名。得疾暴卒，或謂將劾和珅，和珅實陰酖之。南園善書，淵源真卿，而獨運才力，成一家之作。

伊秉綬，號墨卿，福建汀州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嘉慶三年，出任惠州知府，問民疾苦，裁汰陋規，行法不畏豪紳，故大吏輒以重獄委之，多所矜恤，民咸稱其賢。後以忤總督吉慶意旨，竟以失察論成。會，新總督倭什布蒞任，士民數千人詣督署，訴伊秉綬冤，天子聞之，特赦其罪，復原官，授

揚州知府。時方奉檄勘高郵、寶應水災，乘一小舟，棲戶狂渚，日夜無倦容。及蒞知府任，劾窮率屬，賑貸之事，錙銖必覈，吏無容其奸。倡富商巨室捐設粥廠，費以萬計。對盜匪及奸猾擾民者，悉嚴治之，故民雖饑困，而安堵無惶惑。尋丁父憂，罷歸。家居八年，以治學臨池爲樂。先是，在惠州建豐湖書院，以小學，及近思錄課諸生，在揚州宏獎文學，造就人才甚衆。嘉慶二十年再入都，道經揚州，病卒。揚州人懷思不衰，以之配食宋歐陽修、蘇軾、清王士禎，稱四賢祠。墨卿精於八分，以八分爲真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絕倫，一代無與抗手，天下寶之。

何紹基與鄧石如

何紹基，湖南道州人，字子貞，號蝨叟。道光十六年成進士，官編修。子貞承家學，少有才名，阮元頗器重之，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均稱得人。咸豐三年，簡四川學政，召對，詢家世，學業，兼及時務，子貞感恩知遇，直陳地方積弊不諱，竟逆旨，降歸。逾年，起主長沙城南書院，教授生徒，易以實學。同治十三年，病卒，年七十有五。子貞通經史，精律算，於說文考訂尤深。詩類黃魯直，嗜金石，精書法，初學顏魯公，遍歷漢魏各家碑，臨摹至百餘遍，運肘欽指，心摹力追，遂自成一家。曾國藩許子貞之學有曰：「何學有五長：一、儀禮精，二、漢書熟，三、說文通，四、詩，各體好，五、字好。其中三者不可知，然字必傳千古無疑也，詩亦時人所不及。」是以子貞書法，盛極一時，爲碑派

之翹楚，無可置疑。

鄧石如，安徽懷寧人，初名琰，以避仁宗諱，遂以字行，又字頑伯，或號完白山人。幼居僻鄉，眇所見聞，故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即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所如多不合，終爲戶部尚書曹文植所器重。尚書請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尚書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尚書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破芒鞋策蹇，後尚書三日行，正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尚書，山人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尚書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坐，遍讀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既入都，相國劉塘見山人書，擊節稱善，踵門求識面，曰：「千數百年無此作也。惟內閣學士翁方綱以山人未詣其門，乃力詆其所作不合六書，耳食者流，亦附合其說，山人遂頓頭離都矣。涇縣包世臣評書，稱山人爲清代神品第一人，且曰：「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備，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閒氣所鍾，百年來書字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所得專美也。」雖然，後人論書者，多譏其無書卷氣，豈其然乎？

翁同龢與沈曾植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字叔平，又號松禪，晚號瓶庵居士。咸豐丙辰狀元，官至大學士。穆宗、德宗兩朝，皆值弘德殿爲師傅。光緒戊戌，

以贊助變法罷職。先是，松禪居講席，每以憂勤惕勵啓沃聖心。當武英殿之災，嘗恭錄康熙、嘉慶兩次遇災修省聖訓，並奏陳變不虛生，遇災而懼，宜停不急之費，開直臣忠諫之路，杜小人倖進之門，上覽奏動容。德宗親政後，每事必問松禪，眷倚最篤。迨康有爲、梁啟超等倡立憲變法維新，松禪實陰助之，惟頑固派諸王公大臣皆側目於旁，而西太后又妬恨於中，於是戊戌政變突起，康梁逃亡，六君子殉難，松禪亦被革職，永不錄用，並驅逐回里，交地方官管束。光緒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書法顏米，自運才氣，蔚爲大家，而高華磅礴，尤雄視一代。

沈曾植，字子培，又號乙盦，晚署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成進士，用刑部主事。事親孝，母病，曾終歲不解衣安眠，遂通醫。旋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律、唐律；上溯漢魏。子培爲學，兼綜漢宋，而尤精於史學、掌故，後專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南洋貿易沿革，而於佛教鑽研亦深。尋充總理衙門章京。丁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素聞其賢，聘主兩湖書院講席。後拳匪亂起，曾參與東南自保，用力尤劬。先曾任江西廣信知府，深知民情真偽，而持以忠恕，故事治而民親。後擢安徽提學使，曾赴日本考察業務，歸後改署布政使，又護理巡撫。子培從政重治人而尚禮法，政無鉅細，皆以身先，其任學使，廣教育，倡實學，設存古學堂。同時，亦注意興辦實業，雖無大成，亦開風氣之先。民國十一年卒於上海，年七十有三。著有海日樓詩文集。子培

書法淵源篆隸，而變化成行草，超凡絕俗，有獨到之精神，嘗曰：「字體美秀不難，而奇醜之趣爲難。」近人張默君女史有論書之文曰：「寐史之書，爲三百年來第一人，」斯言然乎？俟諸後世再定。

李瑞清與康有爲

李瑞清，字梅盒，江西臨川人，光緒二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道員，分江蘇，攝江蘇提學使，兼兩江師範學堂監督。宣統三年，武昌革命起，江寧新軍響應，合浙江軍圍攻南京，清官吏潛逃，梅盒獨留不去，仍日率諸生上課如常，布政使樊增祥乘職走，以梅盒代之，乃急購米三十萬斛，餉官軍，助守城，設平糶局賑難民，督軍堅守城，日夜不懈，城陷，梅盒坐堂皇端坐公事房，誓死不屈。革命軍至，僉謂此瘋人也，不忍加害，縱之行。自是盤髮易服，隱滬上，匿姓名，自署清道人，鬻書以活。

梅盒詩宗漢魏，下逮陶謝，書，各體皆備，初學鼎彝大篆，下及漢魏各家，晚乃學唐宋，自負得力於北碑，形似而神亦與之合，行書尤服膺黃山谷。嘗曰：「作篆必目無二李，神遊三代乃佳」。居恒喜吃有甜味之福建菜，每日必光顧上海「小有天」菜館，曾書聯貽之曰：「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又嗜蟹，每餐能食一百隻，故有李百蟹之綽號，是亦藝林佳話。

南海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一字更生，別署西樵山人，博通經史，讀書過目不忘，號神童。稍長，好公羊家言。嘗聚徒講學

於萬木草堂，自負可爲帝王師。旋入京都上萬言書，倡變法維新，格不得達。復上書懇都察院代遞，德宗覽而稱善不已。尙書李端棻，學士徐致靖，亦先後疏薦有爲堪大用，至是始召對。痛陳變法，命在總理衙門行走，並特准專摺言事。未幾，用康有爲策，詔變法，行新政，三月維新，中外震仰。然新進人才驟起，深爲西后及舊派諸王公大臣所銜恨，又以謀事不密，致成鉅變；康有爲得英人庇護，逃亡海外。西后復垂簾，囚德宗，誅新黨，盡罷新法，康有爲亡命海外者十有餘年，而清政亦日益衰頹矣。

康有爲天資瑰異，於學無所不通，每有所作，能開風氣之先，終悟天人一體之理，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多相符合，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脚點，爲之動搖，開學者疑古之門，以形成政治文學運動之中心。書法淵源石門，於歷代碑帖，亦無所不讀，臨摹既多，方圓操縱，融冶自成體裁，氣勢磅礴。論書者言：有爲之字，飛揚跋扈，書家所不敢爲者，彼則毅然不計也。

鄭孝胥瘦硬具神通

鄭孝胥，字太夷，別號蘇戡，一字蘇盒，福建閩縣人，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名其樓曰：「海藏樓」。光緒壬午解元。鄭太夷自負有經世才，好奇計，喜談兵，雄辯能折人於廣座之中。清末，以道員援四品京堂，管統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着短衣，親歷戎行教士卒打靶，經略兩載，邊境肅然。嘗自豪曰：「何意詩人而

作將帥。」以光緒三十一年罷歸金陵，僻居陋巷，人不堪憂，而鄭太夷處之泰然。詩成，不輕改竄一字，與陳石遺書有曰：「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鄭太夷詩文之外，喜臨池，筆力挺秀，氣韻蓬勃，而瘦硬特甚，深合杜老所謂：「書貴瘦硬方神通」之說。生平取法東坡、魯直，而參酌各家之長，變化以成己作，或曰：太夷之書，六十年來所罕見。

黑旗將軍劉永福

民族英雄劉永福，名義，字淵亭，廣東欽州人，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初貧，父母相繼逝世，零丁孤苦，惟以漁樵自給。是時，洪秀全、楊秀清等以反清復漢號召天下，已奠都南京矣。劉永福年二十，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已可恥，況日夕啖稀粥不能飽，又焉能鬱鬱居此乎！」偶遇星相家陳元揚，顧謂之曰：「爾現業何事？」永福曰：「兵不兵，賊不賊，依人度生，日討兩餐，隻身以外，別無所有。」曰：「子之相，奇相也，亦貴相也，福祿壽三字兼而有之，今雖未見，他日必驗。」永福從此益躍躍欲試矣。先是，兩廣滇越間，長髮黨盛行，此衰彼興，無處不有。永福乃糾合鄉人留長髮，從軍，繼長髮黨魁後，據雲南東境，稱黑旗黨，自爲首領。會，清廷乘破金陵盛勢，進兵掃南中，永福知不可爲，又不願附清，乃與部屬謀，入越南立功自效，於是揮血盟衆，揮兵入越，誓爲越南剿平白苗鴉片，義旗所指，戰無不克，越民慶賀，簞食以迎。越王阮時嘉其義而論其功，授七

品千戶職。惟土霸何均昌擁兵據保勝，爲一方之強，懼永福居越不利於己，遂派兵以拒，永福大破何軍，乘勝攻克保勝，自此聲威震遐邇，越之人莫不知有黑旗劉將軍也。同時，土著石幫子猖獗，擾亂十洲，永福分兵剿平之，越王大悅，擢永福爲保勝防禦使。時，越法失和，法將安鄴進陷河內，越王使使詣永福，速出兵，永福乃督軍作殊死戰，大破法軍，斬首數百級。詎意，越王受法愚，與訂越法親善條約，飭永福退兵，不得已遵之。旋以越境暫安，請返欽州省祖墓，歸途所經過處，越民歡送，萬人空巷，對此保國愛民的劉將軍，莫不依依不捨。

明年，越、法毀盟，法軍攻南定，越王又使使馳欽州，促永福回越籌戰，遂別國人，再入越，而法軍已陷南定。永福既返任，部署畢，親率部將楊志仁、吳鳳典、黃守忠、鄧士昌，星夜進發。法軍統帥李威呂，亦著名宿將，初戰不利，永福憤極，乃親督戰，衝敵陣，血戰一晝夜，殺法軍五千人，中有一屍，袖飾七畫，驗之，法統帥李威呂，又殺偏將阿非利，是役楊志仁亦戰死。論功授永福提督，封義勇男。越軍雖勝法，而越王終懼法，又議和，仍飭永福撤軍，初不奉命，志在掃平帝國主義侵略而後已。越王譴之曰：「若不退兵，是反朕，朕不認汝爲臣矣，」乃始退。

法人雖與越南時戰時和，然不時又侵犯中國邊境，進而紛擾臺灣。清總督張之洞疏奏劉永福智勇兼全，才堪大用。清廷至是始詔曰：「越南受我封二百餘年，載在典冊，越南王擅與法國訂

約，並未奏聞，劉永福雖抱忠懷，而越王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該員本係中國人，著以提督記名簡放，統率所部，將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圖恢復。」於是永福受清廷諭，即誓師，並傳檄中外曰：「越南臣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

是時，清將馮子材，亦大敗法軍於鎮南關，克諒山追奔逐北，法人已氣奪。然清廷以消息隔閡，昧於事機，遽與法議和，下停戰詔，永福、子材皆痛惜不已！法人復要求以永福不離保勝，法軍不撤澎湖，清廷令速退，時事因英雄，四海皆惋惜之。張之洞遂遣使勸入關，永福條陳善後辦法，之洞悉採納，遂簡所部得三千人，率以歸廣州，授南澳總兵。旋奉詔入京引見，德宗殷加慰問，仍飭回粵，駐欽州。未幾，朝鮮事起，日軍犯臺灣，清廷詔永福赴臺，幫助軍務。既抵臺，建堡壘，籌應戰。時唐景崧爲臺灣巡撫，與永福論事不諧，又慮永福勢盛不易制，乃令駐防臺南，而臺北防務疏懈，日艦突進攻，遂不守矣。

光緒二十一年中日議和成，割臺灣界日，臺之名流丘逢甲率紳民抗拒，謀獨立，嘗詣永福詢可否？永福答曰：「與臺共存亡！」旋創立臺灣爲民主國，公推唐景崧爲大總統，日軍攻之益急，臺陷，景崧逃歸，永福獨據臺南，臺灣紳民立議會，持大總統印授永福，永福曰：「今日事，軍事也，總統印無能爲也！爾臺民有銀出銀，無銀出米，無米出力，拒倭保民，責吾任之，印不授也。」未幾，臺灣日軍僞督移書永福，勸投降，復書嚴拒之，並曉以大義，同時派員內渡，謁

總督譚鍾麟、劉坤一、張之洞，乞援兵與日軍決死戰，然大勢已無可爲，終無應之者，糧盡援絕，知不免，惟不願死於倭手，乃痛哭乘德艦渡海歸，逕抵欽州。翌年，譚鍾麟令於南寧募舊部，得兵四營，仍稱黑旗軍。後以病發解職，隱鄉曲，輒扶杖遊山麓水涯間，與漁樵談往事，髮上指，聲震林谷，泣下數行，聞者咸爲動容。

武昌首義，清室以傾，胡漢民爲民國元年廣東大都督，以永福爲民族英雄，使使徵之出，不得已一見，永福曰：「我今年紀比壯歲不同，且部下少在左右，焉能擔任重任！」胡氏懇切婉商，請其出山爲助，暢談甚歡，辭出。翌日，都督公署發表永福爲廣東省民團總長，所有光復後之全省民軍統領及地方部隊，悉歸其節制。某年某月日啓印就職，並發通告，昭示軍民，其通告文有曰：「……吾粵東接閩，西連桂，北枕五嶺，南濱大洋，風俗語言嗜好與中原異，固天然獨立國也。……所以謀善後者，何止萬端，而治標之策，莫如清匪亂，籌軍餉。清匪亂，則非鼓其忠義之氣不足以奏功，籌軍餉，則非予以安樂之福不足以集事，茲二策者，着手雖不同，收效實相倚。吾輩欲建偉業，博榮譽，必思所以壓人民希望太平之心，而後富者不惜其財，貧者不愛其力。舉而措之，易如反掌。辦理而善，則吾軍人應盡之責，不敢以爲功；辦理而不善，則吾軍人莫大之羞，宜引以爲罪，今日何日？今時何時？危急存亡，千鈞一髮，此烈士殉名，英雄報國，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自維生平碌碌，惟推誠布公，愛國愛種，當艱難危險，歷萬劫而不少變，

投身軍界以後，尤復嚴定紀律，與士卒同生死。

「凡永福以往之歷史，皆注力於抵禦外侮，不敢稍與同類相殘，而積誠積愛，士卒用命，亦實有以左右而始終之。……」是時，財政困窘，民軍十餘萬，事務繁多，糾紛頻起，而永福年事已高，精力亦有所不濟，終以無法維持，懇請辭職，當局亦深諒之。逕返欽州，以老病卒於里第，年八十。大總統明令褒揚，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存備立傳。

劉永福將軍，抗法禦日，功雖未竟，而勳威赫然，啟民族之思想，樹軍人之楷模，誠一代之英雄，故搜集其軼事，筆而記之。

于式枚內介而外和

于式枚，字晦若，原爲蜀人，因父宦遊粵，僑居平樂，遂爲平樂人。少時，卓犖有大志，性敏慧，博聞強記，聲名籍甚。惟客籍不得與郡縣試，其父謀諸鄉紳，有阨之者，欲索鉅金，始允爲謀著籍。晦若語父曰：「兒年尚稚，可緩再議，且讀書亦非專爲科名計，勿徒耗金也。」父壯其言，欲罷議，其同學友力勸應試。晦若曰：「吾將入金馬玉堂，不過假道於斯耳！豈需此一領青衿作酸秀才耶！如終不見容，吾將返蜀，或納監就北闕試，不與童子軍逐鹿，憑君傳語，吾去後，恐貴郡無翰林也。」旋悔失言，自是檢束身心，益肆力於學。

既而，著籍平樂，郡鄉兩試俱捷，於光緒六年成進士，以庶吉士散館任兵部主事。時李鴻章總督直隸，疏調居幕府，奏牘多出其手。迨李氏

爲欽差大臣賀俄皇加冕，歷聘德法英美諸國，晦若充隨員，歸國後，授禮部主事，旋擢御史，遷給事中，參贊辛丑和約，賞五品京堂，兼大學堂總辦，譯學館監督，後擢郵傳部侍郎。數年之間，位至卿貳，殆績學所致也。

是時，政潮激烈，有詔預備立憲，舉朝競言西法，無人敢持異議者，於是晦若奉命出使德國，充考察憲政大臣。瀕行時疏陳曰：「言憲政者，必以本國爲根據，取他國以輔益之，在求其實，不徒震其名。……凡有大政事，大興革，內則集廷臣之議，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隱，博采公論，此與立憲之制，無不符合。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旨歸，齊萬衆之心志，循序漸進，先設京師議院，以定從違，舉辦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廣興教育，儲備人才，凡與憲政相輔而行者，均當先事綢繆者也。」

晦若居柏林一年餘，於其立國之本原，民政之純駁，習俗之沿革，考察甚詳，研究亦精。歸國後，著有「德國憲政史」，隨摺呈覽。明年，調禮部侍郎。其時，朝野聞新派人土要求實行立憲日亟，而樞臣中亦以立憲國家，崇尚法治，雖君主亦不能擅罪臣民，故亦主張提早施行。惟晦若以爲頑固勢力，尙盈朝野，一時不易排除，縱使立憲，亦爲若輩所把持；新黨多爲青年，愛國心切，直情徑行，失於急躁，轉足增國是之紛亂。乃上書諫阻曰：「變法而求治太急時機未熟，欲速而反不達。今徒驚其名而貿然爲之，他日將益滋紛議，吾欲朝廷緩辦者，在靜待時機耳。」

宣統二年，朝議立憲，期以九年分期籌備，而先設責任內閣，各部尙書，改稱大臣。及朝令下，慶王授內閣總理，各部大臣，幾全爲滿人，漢人任大臣者，僅唐春卿長學部，沈家本長法部，此京諺所謂聞曹耳。清廷爲應付潮流，消弭事變，作此立憲之假面具，而實權仍操諸頑固派之滿人，固早爲晦若所洞見。一日，都中巨公名流宴集，賦詩鍾爲樂，由唐春卿學部主其事，命題曰：「角黍、魚燈」分詠格，晦若賦句云：「頻將綵縷乞長命，一出清流便熱中。」因唐春卿當年與張之洞、張佩綸、潘祖蔭、黃漱蘭、陳弼庵等皆以敦品學，砥名節，主持清議，時人目爲清流黨。晦若此聯，含有諷刺，宜乎唐春卿色爲之不懌也。

袁世凱爲大總統，即辟晦若爲秘書，並先以幣聘，覆書略謂：「金已拜領，入都之約，已另致書芸臺公子，必能轉達聰聽。」其覆書之籤面稱大總統，內函則稱四兄，函尾又附言：「封面是官樣文章，不敢獨異，內函係私人交誼，不敢忘十年前布衣昆季之雅。」措詞婉而諷，抗節不撓。旋又被聘爲參政，亦拒不就，且撫拾俚詞，綴爲小詞，云：「頓足椎胸哭鈍初，裝腔作勢罵施愚，可憐跑壞阮忠樞，包管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於今總統是區區。」極相醜詆。袁世凱閱之，誠難乎爲情，然亦無可如何耳！

晦若僑居青島，閉門讀書，謝絕人事，輒夜倚枕坐，形同老僧，偶成吟詠，以抒幽懷。己卯病卒，海內耆舊，咸悼惜不已。其爲人內介而外和易，論憲政，則主因時損益，而大勢所趨，莫

可挽救，暮年寂寞，絕不趨勢求榮，誠不失爲一代之純臣，較諸崇功利，蔑信義，二三其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曠世工程師詹天佑

詹天佑，字眷誠，廣東南海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三月十七日生。中國赴美留學第一批學生。歸國後，以經辦京張鐵路工程，著卓績，爲中外人士所景仰。先是，同治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會銜奏准選派優秀青年赴美留學，天佑中選。抵美，先入小學，最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光緒七年，學成歸國，經綸滿腹，壹意用世，然當時庸臣把持朝政，興築鐵路，徒託空言而已。

詹天佑抑鬱不得志，時兩廣總督張之洞聞其賢，延爲水師學堂教席，執教鞭以授生徒，非其志也。直至光緒十四年，伍廷芳爲津榆鐵路總辦，始任爲工程師，自此三十餘年，用其所學，終底成功。

初期計畫蘆榆萍醴等線，而其最大成就，則在京張鐵路。自北京至張家口，長三百七十餘里，南口以北，岡巒重疊，溪澗歧紛，出居庸關，則八達嶺橫截其前，其上爲長城峭壁矗立，恍目驚心，較諸平原建築，艱難萬倍。外人估計此路工程，需款九百萬元，需時七載，然而，天才工程師詹天佑，僅費銀五百餘萬元，甫四年，全線通車。

先是，天佑初次履勘，擬由石佛寺向西北行，當盤洞六千餘尺，既而改由東面斜行，就青龍

橋施工關峽，僅鑿洞三千五百尺耳。是時，天佑隨携工程專家二人，晝則躡足登山，夜則繪圖計工，無一時之安閒，旋以工程專家因事他調，乃獨任艱鉅，歷時十八月，山洞鑿通矣。泊夫通車之日，王公大臣及中外人士來觀者萬人，咸噴噴稱奇。其初，英國報章嘗評論曰：「中國安得有建築此路之人才！」而今改論調曰：「誰謂中國無人才？」此不惟天佑一人之榮譽，實中國空前之偉業，故英國工程研究會，選天佑爲會員，中國人列名此會者，天佑一人耳。

清廷至此，亦認天佑爲曠世之人才，乃賜授進士，並擢爲漢粵川鐵路督辦。甫經開工，而中德宣戰，工程因此停頓。嗣後歐洲協約國召開共同管理俄國鐵路會議，天佑代表中國參加，折衝樽俎，不卑不亢，故中東鐵路華人獲有工程師地位者，亦天佑之力也。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因積勞成疾，卒於漢口，享年五十有九，噩耗驚傳，中外人士，同聲悲悼。余於民國二十年曾作內蒙古遊，過青龍橋，見天佑銅像巍然猶存也。邵健行編纂（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輯五 著
定價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